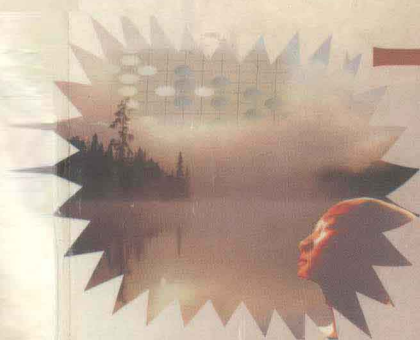




AOCAOREN

当代人小说丛书

棋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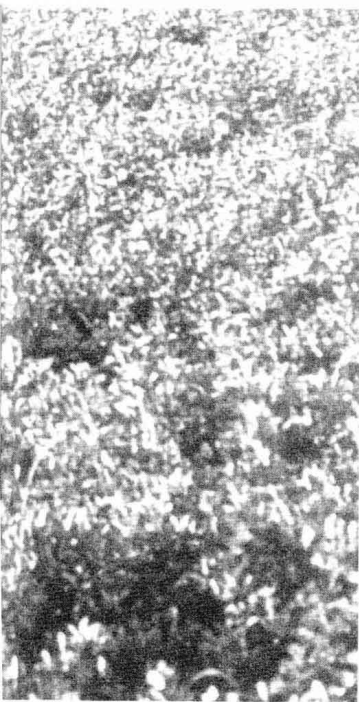
楚 荷 \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棋王

楚荷一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棋王/楚 荷著. —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0.9

(稻草人小说丛书/季平主编)

ISBN 7-80099-460-0

I. 棋… II. 楚…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143 号

责任编辑:李 东

版式设计:李 东

棋 王
楚 荷 著

中国三峡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甲 12 号院 3 号楼)

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0

字数:1968 千字 印数:2000 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99-460-0/J·77

全套定价:158.00 元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七日，X省X市X街道X居委会的一个极普通的人家，诞生了一个有些异兆的男孩。

他母亲黄翠珍临产的这几天，只要闭上眼睛，老是做同一个梦，一个不知有几百岁还是几千岁的白发仙翁，踏着白云、伴着只有神仙住的瑶池才能听到的音乐，从一条老长的彩虹那头走过来，然后再再地落在她家门口。她想说什么，但就是张不开嘴。只见那老头儿右手拿着拂尘，左手拿着两个紫色的圆圆的如鼓样的不知什么材料做成的盒子。她记得清清楚楚，盒子的表面光溜溜的放着紫色的光，照得她家里紫灿灿的，使得那些没漆的家俱也放着紫色的光。白发仙翁穿着一件老长直拖着地的白色的长袍，那长袍的前面是她小时候看见过的道士身上的那种八卦图，长袍的后面则画着一棵松树，松树上有一只活的仙鹤——她看见仙鹤在他背上飞来飞去，有一只还在她的家里绕了一圈。只见白发仙翁走到她的床边，朝她点点头，然后用拂尘拂她腆着的肚子。羞死人的是每次她做这个梦的时候，梦里的她都是一丝不挂的光着身子。使她身上重要和不重要的部分均暴露在他的那双温和、慈祥的目光之下。她分明感到了拂尘拂在她的肚皮上，使她奇痒无比，可是想用手去抓痒，手不知怎么根本就动不了，而当拂尘刚一接触她的

肚皮，那白发仙翁就对肚子里的孩子说：“尔来布棋道，若为人道所布则归去。”肚子里的小孩便拳打脚踢，她甚至听到了小家伙在大声嚷道：“娘，让我出去，我要和他下棋。”她听到那声音，便在剧痛和难熬的痒中感到了满足。她听长辈们说过，能在肚子里说话的孩子一定是了不起的孩子，况且她听到的是男孩的声音呢？白发老翁听到那声音后，捻着长长的白色的胡须，说：“由于手谈池畔，吾辈均退避三舍。”她不知道老头儿说的是什么意思，暗暗地有些后悔，在学校学古文时太不认真，或者那时节将高中读完，而不是读了一个学期便参加工作，不然今天就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她两眼疑惑地望着老头儿，只见老头儿说了句：“善覩此子，余归仙源岛会真台去也。今留冷暖玉棋子遗此儿。谨记此言，此儿名‘由’。”说完便留下两个紫灿灿的盒子，冉冉地飘了去了。

这小孩生下来时，那头刚出来，身子尚还在母体内，便哇哇地哭了起来。她当时听得十分明白，那哭声硬是与众不同，硬是哭得惊天动地，并且哭声中夹杂着金属撞击之声。那金属撞击之声，袅袅娜娜，余音不绝，仿佛仙人降临时的情景。更使她惊异的是当她生下这小孩，感到劳累过度，合上眼睡着了后，她除了和其他的母亲一样感到幸福，感到自己完成了一件伟大而又艰辛的使命外，她在梦里看到了他儿子成人后的情景，她的儿子也如那个白发仙翁一样，手上拿着两个紫色的圆圆的、如鼓样的放射着紫色光芒的盒子。她的儿子是如此的英俊、如此的潇洒，并且她的儿子就凭着这两个不可思议的盒子才如此的富有。这一切使她唯一的遗憾变得如此地微不足道了。这个唯一的遗憾，是她的丈夫由于“抓革命、促生产”被领导叫去，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去了。她知道她的丈夫是不得不去的，谁叫她丈夫在文革前读什么大学呢？读了大学不管你有没有真才能，你都是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便有一个再改造的问题，就得夹起尾巴做人，就得向工农兵学习，就得不管有什么事，

都要比别人更加努力“抓革命”。

第二天是星期天。她的丈夫和隔壁邻居一起跳过忠字舞，吃了早饭，在厂里借了辆三轮车，接她和儿子出院了，回到了只有一间约十个平方米的小屋的家。他们的家除由两张单人床拼到一起的床外，尚还有一张书桌，一个两门大柜，一个碗柜、一张饭桌和四张方凳。唯一和人家不同的是，他们尚还没有来得及将这些家俱上漆。墙上唯一的装饰是一张毛泽东主席的慈祥的像，像的两边原是她丈夫用红纸写的一幅篆体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后来经厂里党支部书记指点，说是“知识分子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要从小事做起。如这副对联，我都要猜是些什么字，群众就更知道了。”后来便换成了现在的简写宋体字了。她丈夫叫许志。她和丈夫都在机械厂工作。因他们生了小孩，有了革命的接班人，所以亲朋戚友、同事邻居、乃至领导都来祝贺。有送一只叫鸡的，有用红纸包着两块钱的，有送一套小孩衣服的，领导则是送了几句勉励“做革命的接班人”的话。

这天，许志一直从上午十点忙到晚上十点多——黄翠珍因坐月子不能下床，大小活儿当然只能是许志干——这个十平方米的家才安静了下来。当许志送完了最后一个客人，将房间打扫干净，自己也洗漱完毕，正准备上床休息时，门被敲响了。敲门声如电影里特务接头的敲门声一样十分小，仿佛稍敲重点，会有公安从天而降，将接头人抓去一样。

“哪位？”许志看了看表，已是十一点了，问道。

“老许，我是老张。”那声音很小，蚊子叫一样。

许志忙打开门。原来是机械厂的专政对象，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的张灵。张灵今年四十岁，一九五四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一家大报社当记者。在报社干了三年，因不满当时的某些政策，和朋友开玩笑时说了句“飘红旗五星不定，扭秧歌踉跄

不前”的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话，被划成了右派，并且被清出了共产主义宣传阵地的报社，从老远的北京调到这个小南方的小机械厂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前两年因造反派认为他没有改造好，用无产阶级的铁拳将他打得半死，若不是同是臭知识分子的许志将他偷偷地送往医院，只怕已经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因他是专政对象，所以没有哪个愚不可及的姑娘肯嫁给他。于是，他现在还是孑然一身。经过这十几年灵与肉的改造后，张灵还真老实了。没事时便缩在那五平方米的小屋，学习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管是谁到他那儿去，准能见到他在十分认真地学习这些著作。若有事外出，准能见到他胸前端端正正地别着一枚精致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玻璃像章，头上戴着不知哪儿弄来的正宗的解放军军帽，手里则拿着一本红宝书。即便是坐在汽车上，他也不会忘记读上几条最高指示。只是它象征着革命的军帽，戴了一些时日后，便被人抢了去。军帽是小青年们最爱的饰物之一，就是三伏天，有军帽的小青年也会将它戴在头上。谁能弄到一顶正宗的里面盖了章的军帽，谁便威风了不少。那天张灵在厕所拉屎，一个人影在他前面一闪，头上的军帽便被人摘了去。他愤怒地“喂喂喂”喂了半天，不顾一切地站了起来，才记得自己在拉屎，只得又蹲了下去。心想今后若再弄了顶军帽，拉屎时一定得攥在手上。

张灵很显老，四十岁的年龄看上去足有五十出头。或是由于这些年逢人便点头哈腰，那腰已无法挺直，总是向前佝着，头发已有些花白了。

张灵双手捧着两个紫檀木做的圆圆的如鼓样的盒子和几本书以及一本老厚的笔记本。见许志开了门，先是哈了几下腰，站在门口说：“我可以进来吗？”

“是张老师，快请进，快请进。”许志压着声音说。待张灵进了屋，许志忙将门关了。他若有所悟，忙开门探出头朝外望了望，见

门外早没了一个人的影子，邻居家的灯也都熄了，便是不远处的路灯也仿佛比刚才昏暗了许多，才放心地将门关好，又将窗关严实，将蓝色的“的确凉”的窗帘布拉好，将台灯打开，将吊在天花板上的电灯熄了。待这一切都做好了后，才松了一口气后说客气话：“张老师这么晚了还来看小儿，的确使人非常感动。谢谢你了。”

“老许，你知道的，早点儿来不便的。我给你添麻烦了。我知道，像我这种人是不该随便走动的，没弄好就会害了你。可是我一定得来，明天我就要到乡下去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若不来看你的公子，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会骂自己一辈子的。这个世界没人能像你这样待我，我若不来还像人吗？”

因关了门窗，室内本就很高的温度又骤然升高了许多。

“你明天到乡下去？”许志说着递了一把蒲扇给张灵。

“书记和保卫科长昨天找我谈了话，说我应该到乡下去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这次是户口一起迁去，并且连生活费也没了，要和贫下中农同工同酬。我想也是，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怎么能生活在城市呢？城市是什么？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怎么也不能让我这样的人住的。能和贫下中农同工同酬，也是给我做一个新人的机会。我还真想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应该去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成为一个对社会主义有益的人。”他说得很坦然，好像去农村和贫下中农同工同酬是他的向往一样。

许志不知说什么好，他一方面在心底同情张灵，另一方面他自己尚是可以团结的人，是正在和工人阶级结合的知识分子，是人民这个范畴的。只是他处在这个范畴的边缘而已，而张灵是右派，是专政对象，他必须站稳立场。他本想说些“好好改造”的话，但又觉得他与张灵有一种心照不宣的友谊，如果他说这话是对张灵给他的这份友谊的亵渎，便只得什么都不说了，只是用同情的目光望着

他。

“我可以看下小孩吗？”

“张老师说哪里话，当然可以。”许志忙叫妻子抱起小孩给张灵看。

谁知黄翠珍正望着张灵手上的两个紫檀木做的盒子在发呆。她发现这两个紫檀木的盒子和她梦中的白发仙翁手上的盒子差不多，只是没有紫色的光芒而已。黄翠珍愣了，目不转睛地望着那两个盒子。心里想着这盒子里不知装着什么宝物，竟由这个只有丈夫尊重、别人都鄙夷的右派来圆那个古怪的梦，也是由于这两个古怪的盒子，她陡然生出许多对这个右派的好感。

张灵见黄翠珍愣愣地望着那两个盒子，不理睬自己，但出于礼貌，就在一旁看着黄翠珍发呆，却又不知说什么好，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尴尬地坐在凳上望着许志。许志见妻子如此没有礼貌，正待发作要骂妻子，又想妻子的顾忌不是没有道理，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在家接待一个右派，人家知道了会怎么想？他便默默地走过去，将襁褓中的小孩抱过来送到张灵手中。张灵四十岁了，妻子也没有，更不要说孩子了。他暗暗地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常时不时地望着别人的孩子发呆。他觉得这辈子没有妻子不要紧，只是没有孩子总是遗憾的事。如果谁愿意和他生个孩子，他便给谁做一辈子牛马也成。他原本只要求看上一眼，这会儿许志竟然将孩子递给他让他抱，他像接受从未有过的奖励一样受宠若惊，忙站起将手在自己的工作服上擦了八遍，才笑呵呵地接过那襁褓。他从未抱过只有两天的孩子，准确地说，除了他自己，他从未看过只有两天的孩子。他望着那熟睡的小孩，额上皱纹密布，活脱脱就是一个小老头，比他张灵还显老，他觉得十分有趣，乐得合不拢嘴，因他今天居然懂得了一个新的知识，小孩子生下来时不一定十分好看，甚至会像他抱着的这个孩子，怪得如红皮老鼠样还别说，那额头上皱

纹密布，俨然比他张灵还显老。只是他抱着抱着不敢抱了，他觉得这小孩太嫩，一身软软的，好像没有骨头，他怕没抱好会将这小孩的手脚或者别的部位弄出麻烦来的。他将这小孩递给许志。许志又将小孩递给妻子。

“他叫什么名字？他一定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他的父亲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张灵并不全是恭维的意思，他觉得许志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知识分子。能接纳他这个右派，甚至不怕人家扣帽子，将奄奄一息的他送到医院，真是了不起。他想他这辈子什么人都可以忘了，但不能忘了许志。

坐在床上头上缠着毛巾的黄翠珍忙抢着说：“还没起名字的。张老师这么大的学问，又和许志是好朋友，就麻烦张老师给起一个名字。”她这么说着，期待地望着张灵。她心想既然张灵拿了那两个盒子来应那个梦，那么儿子一生一定与他有某些渊源的，那么叫他给起名字是最好不过的了。

“不敢当，不敢当。”张灵见黄翠珍这么说，忙双手直摇地说。

这时门外传来了由远至近的脚步声。那脚步声在这寂静的夜里格外地响，“囊囊囊”如鬼子进村样叫人害怕。许志则如搞地下工作的，忙将食指放在嘴上，“嘘”了一声，示意张灵别吭声，又顺手将台灯关了。室内便是漆黑一片。三个人的急促的呼吸声使室内的空气也显得很是紧张。待那“囊囊”声又由近到远，渐渐消失后，许志才将台灯打开，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小手帕，擦着额上的汗，接着刚才的话说：“有什么不敢当？你这么喜欢他，我或者又是你唯一的朋友。再说你是北京大学的高材生，又是学汉语的，你不敢谁敢？就麻烦你给孩子取个名吧。”许志说得十分诚恳。

“不敢不敢。”

“张老师你也是，”黄翠珍见他执意不肯，便说：“你若是给这孩子取名字，将来就叫他认你做干爹。”她心想小孩叫他叫干爹也没

什么不好。一是由于她确信这孩子与他一定有什么渊源，二是他反正要去乡下了，人家也不会知道她的小孩有这么一个右派干爹。

“真管我叫干爹？”张灵乐得合不拢嘴。他没想到年近四十，婚还没结，居然会有半个儿子，他便仿佛这一辈子有了依托，至少将来有人为他收骸骨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他认真地望了一眼黄翠珍，又认真地望了一眼许志，然后托着下巴，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说：“如果真让他叫我干爹，那我们就是干亲家了。可是你们就不怕连累？”

“亲家，别说多话了，我就认了你这个干亲家。”许志说。

张灵将身体微微后仰，抬起头望着天花板，自言自语道：“这名字一定要脱俗，断不可以叫那些火药名字。叫什么呢？”忽然他眉头一皱，又躬着背坐好了，右手的食指好像写着草书一样在左手的手掌上画着，说：“就叫许由吧，由于的由。”说完很严肃地望着许志，那表情就像是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另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在商量一件决定两个国家的命运的事一样。

黄翠珍想起了那个梦里的老头儿管她儿子叫“由儿”，忙说：“亲家真是有学问的人，这名字真好，这个名字真正好。就叫许由吧。这个名字好，就只有这个名字好。也不知亲家怎么想得到叫许由呢。”

许志没理妻子，问：“叫许由？你是说远古时的那个许由？那个不谙世事的许由？这名字好嘛？”问完白了妻子一眼，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你懂什么？”只是没说出来而已。

“对，就是那个许由。那个许由好。”

许志沉思了一会儿，说：“就叫许由吧。”

张灵给小孩、并且是给自己的干儿子取了名字，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字还很快地被小孩的父母接受了，他高兴得几乎有些忘形了，轻轻地问：“有酒吗？”他很久没有喝酒了。

“有，有，有，”黄翠珍说：“许志，柜子顶上有一斤谷酒，碗柜里有一点花生米，对了，柜子里边衣服压着的一个鞋盒子里还有小花片。”

许志便将花生米和小花片拿了出来，给自己和张灵各倒上一杯酒。

三杯两盏下肚后，张灵拿着那几本书和笔记本说：“老许，不，亲家，我没有什么东西送给干儿子，你知道的，我一个右派，工资只发生活费，送不起什么像样的礼物。我只能送这么一个笔记本，这么几本书，这么一副围棋。这些东西跟了我好多年了。这是我读大学一年级时买的。这副围棋是云子，云南产的。现在的云子可没有这么好了。可不是九斤老太的话，而是实事求是。”他说着从一个盒子里拿出几粒白色的围棋子，说：“你看这棋子多好，玲珑剔透的，虽是石子，却如玻璃一样。这棋盒也是好东西，紫檀木的，名贵得很呢。我不瞒你，在北大读书时，我是北大围棋比赛的冠军，那时便是那个亚军，我也可以授他三子。”他说着想起了当年将那个亚军杀得大败亏输，脸上便有些神采飞扬，“这些年我没事时，都在干胜固可喜，败也无妨的勾当，所以人家斗我也罢，骂我也罢，我都能承受得住。这几本书有几本是吴清源的，吴清源是日本围棋界的泰山北斗。有两本是我国的古谱，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到手的。唉，围棋产生于我国，却让日本人占先了，日本的九段棋手有几十个，我国呢？没有，只怕八段也没有。这个笔记本是我自己下棋的心得。”

“你的意思是让他，让许由学下围棋？”许志指着黄翠珍手上的孩子问。

“你是我最尊敬的人，老许，我什么都敢对你说。你想想，这年月有什么东西好学，又到什么地方去学？还不如叫他学下围棋。将来肯定会变的，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会更加落后于西方国家的。

前天我听美国之音，才知道我国的五十个人的产值还不如美国一个人的产值，并且我们确定的人民币和美元的比值还过高，我们确定的是一比一，根据美国的计算，这个比值只能定在二比一，岂不是说实际情况是我们一百个人的产值还不如美国一个人的产值。要赶上人家，这样下去怎么行？所以肯定会变。再说就是国家真的变了，你我这样的家庭又没有靠山，学习别的也不一定能有大成就。还不如就学这个，这个多好，面对面的功夫，谁也没后门开。如果将来许由能将日本人的九段一个个打败，岂不是一件功在国家的好事？那时我的脸上都有光了。他是我半个儿子呢。”

“你讲的我都赞成。可是谁教他呢？我一点都不会。”

黄翠珍一直在听着他们的谈话。当张灵拿着那盒子时，她的心跳得老高，仿佛便要从口里蹦出来一般。后来见说是一种叫围棋的棋，并且那棋子、那棋盒，以及这围棋本身都大有来历，便更是尖着耳朵听着，当听到这个右派说我们国家肯定会变，心里紧张起来。她知道旧社会人民都十分苦，而变就是变修，就是叫人民受二遍罪，吃二遍苦。后来又听这右派说什么美国比中国好得多，心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国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比不上美国的。况且她早就知道美国人民在受苦受难。谁不知道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受难呢？她便恨不得大骂这个右派，甚至叫他马上离开。不过她当然不会去报告。因他已经够苦了。可是当她看到丈夫认真样，且好像同意他的看法，心想看样子国家的资本主义复辟是不可避免的了。后又听他说下围棋也能打败日本，心想这围棋是一定要让孩子好好地下了，将来让儿子去将日本鬼子一个个地打败，也好报日本鬼子当年在中国横冲直撞、杀人如麻的仇。只是她弄不懂右派怎么也会希望中国好，希望中国打败日本。不是说右派和日本都是我们的敌人吗？敌人不帮敌人这事情多少有些玄乎。

“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张灵喝了一口酒，说：“这几天我知道

你家将要生小孩了，我对你的大恩大德又无以为报，便夜以继日地写了围棋入门。是从最简单的死活问题入手的，一些最基本的下法如：怎样布局，基本手筋，一些基本术语，等等等等，我都写得清清楚楚。你首先自己看一下，待到许由三四岁时，你引他人门，五岁时，将他送到乡下，我训练他一年。然后每个假期都送到我那儿，这么几年后，我保证将他打下良好的基础。”

“可是要是他不肯学围棋呢？说实在话，我可不愿意将我的意志强加给他。”

“他一定肯学。”黄翠珍插嘴说。

“你怎么知道？”许志白了妻子一眼。

“我当然知道。我不知道谁知道？同志，他是从我的肚子里出来的，在我的肚子里呆了十个月呢。”黄翠珍说着，撒娇样笑着转过身去望着熟睡中的儿子。就在这时那小家伙眉头皱了皱，哭了起来。因俩口子都没有育儿的经验，便均有些手忙脚乱。许志忙将奶粉冲好——不知为什么黄翠珍奶水不足——放在冷水中使劲地摇晃。黄翠珍则呵着小孩，口里唱歌样说着：“呵，呵，呵，宝宝饿了，等爸爸弄好就好了，呵呵呵。”许志终于弄好了奶粉，在嘴里试了试，觉得已不烫人，便走过去，将橡皮奶头塞进儿子嘴里，谁知儿子不要这奶头，将嘴避开它，待许志好不容易将它塞进去，那小孩吮了一口，马上将头移开，且哭得更厉害了。原来那奶粉许志觉得不烫，可是他的儿子觉得烫。

“可能是太烫了。”张灵紧张兮兮地说。他不知怎的，见许志在喂那小儿，他的心悬到了嘴里，好像是他在笨手笨脚地喂自己的孩子一样。他觉得那个是不是会叫许由的小孩一定被他父亲烫得很难受，恨不得自己跑上去，抢过那烫人的牛奶，自己喝了，来挨这个烫。

许志见说，忙将那奶瓶又放在冷水中使劲地摇。他一边摇一

边回头望着哭得更凶的儿子。见黄翠珍使劲地呵，那小孩仍是哭声不止，心想“我不会弄小孩，你怎么也不会。你是女的，该天生有呵小孩的本事的。”便说：“你怎么搞的，一个小孩也呵不好。”

黄翠珍笑道：“你来试试。”说着又抱着那襁褓唱歌样地呵了起来。

许志终于弄冷了那奶粉，忙又将橡胶奶头塞进儿子的嘴里，那小孩吮了两口，又不吮了，且仍是哭个不停。于是俩口子都不知所措了。

“可能是拉屎或者拉尿了。”张灵说。他坐在那儿分明比他们俩口子更急，那两只眼珠儿，仿佛就要迸出来一样，只是又不敢贸然出手。

黄翠珍见说，心想也是，便一边说“还是干爹对”，一边将那襁褓解开，原来这小子既没拉屎，也没拉尿，只是一身汗渍渍的。那襁褓刚一打开，这小东西舒服了，便止住了哭声，又到睡梦里去了。

张灵见那小儿止住了哭，放心了。再望望书桌上的闹钟，已是两点了，又望望酒瓶，只有瓶底上一点点了，心想自己该走了，虽然他意犹未尽，虽然他明天一大早就得离开这里到乡下去，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他们夫妇，虽然他还想和许志说些什么。他站起身叹了口气说：“我得走了。”

许志也站了起来，握着他的手说：“张老师，你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叫我如何受得起？你明天就要走了，唉，我不能去送你，我真想和你作彻夜长谈。可是如今这形势我也不敢呢。我只希望小儿——许由不辜负你的期望。你放心吧，我会尽力让他学棋的。到时候，你这个干爹，只怕要费更大的力。我对这棋是一窍不通的。到了乡下以后，一定要写信给我。”许志说着打开门，先探头朝外望了望，见门外朦朦胧胧，月色下没一个人影，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轻声说：“张老师，我不送你了。你要多保重。到了以后，一定要写

信给我。你给我的地址就写内详。”

张灵走出门，又回转来，对依在门口的许志说：“亲家，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真不想说。可是又只有你才能帮我。”

“亲家，你就说吧。”

“我本不想说的，我实在怕给你添麻烦，可是那一箱子书，如果不托付给你，肯定会被他们弄了去，再给我个封资修的罪名，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我本想将它烧了，又的确太可惜。都是以前的书，现在买都买不到。那时抄家也没有抄去。现在我要去乡下了，带着许多不便。”他说着便望着许志。

“就放在我这儿吧。”许志说着便和他一起去拿书。

俩人做贼样将张灵放在落板上的书箱，一个颇大的红色皮箱取下。那箱子沉甸甸的，俩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抬到许志家时，已是早上四点了。张灵喘着粗气，望着那个锁着的箱子，犹疑不决地说：“亲家要不要看看是什么书？”

躺在床上的黄翠珍，虽然闭着眼睛，但却十分地清醒。她想，如果这箱里真有反动的东西，或者是变天帐、与台湾联系的电台之类，被公安机关或者革命的造反派查了出来，她和许志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虽然和张灵结了干亲家，但张灵毕竟是右派，右派总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又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呢？见张灵如此说，忙坐起来，说：“亲家，并不是别的意思，我看你打开看看也好。将来你来取时，也有个数。”

张灵见黄翠珍如此说，便边说：“都是一些禁书，但绝不是反动的书。”边将那箱子打开，果真是一箱子书。那些书已经发黄，大都是一些她没听说过名字的中国人或者外国人写的。就连那些书名也是古里古怪的，什么“资治通鉴”，什么“艺镜”，什么“悲剧的诞生”，什么“精神分析”之类。见没有变天帐，也没有电台，她放了些许心。但又想他说是禁书，既然是禁书，也一定是反动的东西，不

然就用不着禁的。本还要说什么，见许志不停地说“好书，好书”，心想丈夫说是好书，要反动也反动不到哪里去，并且又觉得自己明白了一个理儿，禁书不一定是反动的书，甚至还是好书。就没再说什么。

待张灵贼一样地走了后，许志便熄了灯，上了床。

黄翠珍说：“我告诉你几件怪事儿。”她说着便将那几个怪梦告诉了许志。她本不打算告诉丈夫这些梦的，她怕他笑话她。见今天张灵来圆了这些梦，她兴奋得不得不将这些梦告诉丈夫了。她只是没有将梦中她光着身子的事说出来。

“这都是真梦了？”许志诧异地问，“你可不要瞎说，这是迷信，人家会批判的，千万不要瞎说。”

“还骗你不成？那个白头发老头的梦我都不知做了多少遍。我记得清清楚楚，那老头用拂尘拂我的肚子，弄得我好痒。他来了，这屋里便有音乐声。哦，不对，是生这小孩的时候，我梦见的音乐声，那音乐声我根本没有听过。那个老头每次来都说些我听不懂的古话。我告诉你如果不是那些梦，我才不会和一个右派做干亲家。我还听到那白发老头管我们的儿子叫‘由儿’呢。说来也真是怪，这些梦怎么让老张来给圆了——就连‘许由’这名字也是他给取的，而他偏偏又是右派。”

“你想想，那白发老头说了些什么？怎么说的？”许志见妻子真做了这样古怪的梦，顿时兴奋起来。他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但这无疑是个吉兆的梦，还是激发了他作为人所有的潜意识里的迷信。他想如果这些梦都是真的，那么这个儿子可是大有来头。

黄翠珍回忆道：“那老头好像是说，‘竹叶凋零，务要回家’。好像又不是这么说的。我实在说不清。我又听不懂，怎么能记清？我又不像你，是臭知识分子，我只读了初中。反正那梦大有来头，我想肯定是神仙托梦，不然就不会有张灵来应这个梦了。”她因实